

蔡元培別傳（下）

（本文插圖刊第七、八、四三頁）

●王成聖

釐定教育方針要務

蔡元培對民國元年來自各方面的教育改革意見極為重視，綜合各種意見，他提出五項教育方針：(1)軍國民教育、(2)實利教育、(3)道德教育、(4)世界觀教育、(5)美育教育。前三項是尚武、尚實、尚公，是屬於政治，後兩項又超越了政治。他認為，提出軍國民教育和實利教育，在於強兵富國，但要教之以公民道德，以避免兵強而變為私鬥和侵略。

蔡元培雖積極工作，但只在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待一個月，即接受北上迎接袁世凱南下的使命。二月十二日清帝溥儀宣布退位，南北和議告成，孫中山於二月十三日向參議院辭去臨時總統職務，推荐袁世凱繼任。並附提三項條件：(一)臨時政府地點設在南京，此為各省代表所議定，不得更改。(二)新總統須親到南京受任。(三)臨時政府所制定的約法及頒布的一切法制章程，新總統必須遵守。十四日參議院接受孫中山的辭職，決議在新總統未就任前暫不解職。十五日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並電袁南來就職。袁藉口北方局勢未定，推託前來，臨時政府乃於

二月十八日特派蔡元培為歡迎袁世凱的專使，前去北京。一行共有八人：外交部次長魏宸組、海軍部顧問劉冠雄、參謀次長鈕永建、法制局長宋教仁、陸軍部軍需局長曾昭文、步兵三十一兵團團長黃凱元、湖北外交司長王正廷、前議和參贊汪精衛等於二月二十一日會同南北議和之北方代表唐紹儀自上海乘船北上。

代表團在水上共走五天，二十六日抵達天津，二十七日到北京。二十七日日和二十八日連續舉行兩次會談，二十九日又舉行茶會。袁世凱在三次談話中，都表示了南行之意，說是等待北方稍為平定就去南京就職。他還裝模作樣與軍政首腦舉行會議，商議留守人員，並討論了南下路線。實際上袁世凱根本就不想去南京，這是盡人皆知的事，他曾將不想去南京的事透露給「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森(G. E. Morrison)。袁世凱要在遷都問題上，借助外力的干涉，日本人所辦的「順天時報」，就多次發表文章反對南下和遷都。

反袁稱帝光輝業績

袁世凱的策劃，未能如願，於是發動二月二

十九日和三月一日震驚中外的北京兵變，亂兵以索餉為名，於二十九日晚起沿街焚燒搶掠，備極殘酷，火光燭天，全城騷然。蔡元培住處法政學堂也遭騷擾，亂兵持槍入室，大肆擄掠，代表團的行李、文件洗劫一空。

蔡元培等人起初躲在一間僻室，後越牆到鄰舍美國人格林家躲避，第二天（即三月一日）避入六國飯店。這次兵變，是袁世凱一手製造的，是毫無疑問了。兵變之後，袁世凱致函給孫中山，裝模作樣一番，表示事態驟變無法南行。

在保衛使館及僑民的藉口下，英、美、日、法、俄、德都調軍到京津，且在北京舉行示威，庚子往事，又勾起記憶，人心浮動，這對於心懷叵測的袁世凱來講，是求之不得，來得正是時候。

兵變和外人干涉之說盛傳後，蔡元培乃對袁世凱作了遷就妥協，電南京臨時政府及參議院，建議臨時政府設北京，袁世凱在北京就職等。南京參議院得孫中山咨文後，即於三月六日匆匆同意袁世凱在北京就職。接着，十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就任儀式上，蔡元培代表孫中山致祝詞，袁世凱致答詞。無非講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話。十一

日蔡元培發表告別京津各界人士書。十三日，蔡元培乃離京南旋。

有人往往責備蔡元培此行「為袁所欺」或「竟入了袁的圈套」，事實並非如此。袁世凱陰謀的後盾是武力，反觀南方政府，庫存空虛，兵力有限，怎敢談戰。蔡元培個人無可責備，只怪他所代表的政府太軟弱了。

蔡元培於三月十八日回到南京，重新到教育部視事。他在短短的離任期間，在次長景耀月的主持下，教育部人員驟增，又不辦事，秩序極亂。這時北京政府即將成立，蔡元培便提前宣布教育部結束，推荐了一批人，留待新政府任用。

三月二十日唐紹儀出任國務總理，由唐推荐蔡元培仍任教育部長，二十一日就任。他發表了整頓學務的五條首要任務：

(一)改訂學規之標準辦法；(二)整頓師範學堂辦法；(三)歸併各校；(四)實行國民教育的初步辦法；(五)接濟在各國的留學生。他主張設立高等教育會，調查研究全國各處高等教育情況，以謀求統一全國教育。

他於五月十三日在參議院報告教育方針時，對普通教育，提出順應時勢，養成共和國國民健全之人格；對專門教育，提出養成學問神聖之風氣，這是他留學期間的感受。在此基礎上不斷發展，形成以後他兼容並包的辦大學方針。他還特別提到男女平等問題，主張貫徹執行，在參議院制定組織法和選舉法時，不應對女子加以限制。

由於內閣受到袁世凱諸多干擾，不能正常運轉，七月二日蔡元培、王寵惠、宋教仁和王正廷

向袁世凱辭職。

蔡元培卸任教育總長時，年已四十六歲，決定再度到德國學習，這種進取的精神，令人敬佩不已。

九月，蔡元培啟程赴德國。偕眷屬同行，計有夫人黃仲玉，當時她為上海共和女學校校長。長女威廉，三子柏齡。此外還有顧孟餘夫婦同去，顧孟餘任蔡元培秘書。蔡元培到德國後，於十一月一日再入萊比錫大學聽講，並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作研究工作。此次在德為時不及半年，聽三門功課，一門為歐洲史，兩門屬於美學及藝術課程。

蔡元培由於宋教仁被刺身亡，奉孫中山之召於四月回國。不久抓到了袁世凱指派的兇手，真相大白。原來袁世凱積極調兵遣將，企圖南下消滅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革命勢力，想用武力統一南北。

蔡元培參與調停，最初他本意是不願意發生戰爭，到後來，一看戰爭不可避免，他連續發表電文聲討袁世凱，並支持討袁戰爭。

七月十二日江西湖口舉兵討袁，發動了第二次革命運動。但到了九月一日，各地討袁軍隊相繼失敗，袁軍張勳和雷震春部攻占了南京，二次革命遂以失敗而告終。

蔡元培偕同夫人黃仲玉和兒子无忌、柏齡和女兒威廉去法國，同行者有吳稚暉一家人。他們乘的是日本船北野丸。吳稚暉一家到英國居住，蔡元培一家則到法國巴黎近郊，住在吳稚暉和李石曾創辦的世界社的印刷局裏。不久，李石曾偕

家人也去了，與蔡元培一家人同住。蔡元培在這裏學習法語，並從事寫作。早在出國前，他與商務印書館約定，到歐洲後，每天以半天時間編寫書籍，商務印書館每月酬稿費二百元。

蔡元培此次留法，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爭初起時，留法學生經濟困難，有些學生倡議回國，蔡元培不贊成。蔡元培和李石曾等組織旅法學界西南維持會，予以接濟。他鼓勵學生們說：「去留之間，關於學問之進退甚大，願諸同學審思而熟慮之，勿遽為一時之感情所動也。」這是他一向認為不應中途輟學的意見。所以很多同學聽從了他的建議。

蔡元培在法三年間，國內形勢風雲變幻。袁世凱先是威迫國會，選舉他為正式總統，繼之廢止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終於自己坐了皇帝，宣布洪憲帝制。一九一五年年底，雲南起義，宣布討袁，各地反對帝制呼聲如雷，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他不久也羞憤而死。由黎元洪繼任總統。這對遠在國外的蔡元培來說，無異是很大的震動。他在八月間寫了「對於送舊迎新之感想」一文，重申不應總統專權，而強調責任內閣制。這是他對黎元洪而發的議論。

段祺瑞擔任了國務總理，蔡元培舊友范源濂、袁希濤分別担任教育總長和次長，於是請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學校長之議。一九一六年九月，蔡元培收到駐法公使館轉去范源濂的電報，電文說：「國事漸平，教育宜急。現以首都最高學府尤賴大賢主宰，師表羣倫。海內人士咸深景仰。用以專電敦請我公担任北京大學校長一席，務祈

鑒允，早日回國，以慰瞻望。啓行在即，先祈電告。」蔡元培欣然接受。

蔡元培沒有料到，在袁世凱死後十年，軍閥混戰不已。儘管如此，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是最可慶幸的事。他以巨大的魄力和堅毅的精神，對中國教育事業作出了極其偉大的貢獻，也是他一生中最高光輝的業績。

全力投入革新北大

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

北京大學前身是京師大學堂，是戊戌政變的產物。從創立到蔡元培任校長之前，主體為仕學院，顧名思義，就是採取「仕而優則學」的原則。所以仕學院學生，規定為進士、舉人出身七品官以上京官，畢業後更有利於仕途。如此看來，只不過名義上廢科舉，以京師大學堂代之而已。

直到辛亥革命以後，北京大學仍舊是官僚習氣十足，如同一座舊式衙門，一些學生帶着聽差上學，到了上課的時候，聽差進房屈膝打躬，口稱「請大人升堂」。學生並不都是為了讀書而來，有些學生不過是來混一個資格，以便進入政界。

一九一七年一月四日，蔡元培到校視事。他的改革先從延攬人才着手，刻意延聘優良師資。他先從文科做起，他聘請了陳獨秀來北大任文科學長。陳獨秀是湯爾和與沈尹默向蔡元培推荐的，當時陳獨秀正辦「新青年」刊物，因此得名。蔡元培聘請教授不拘一格，不受年齡與學歷

的約束。當時教授中有很多年青人，如徐寶璜二十五歲，朱家驊二十六歲，劉文典二十八歲，胡適二十八歲，最年輕的是梁漱溟，只有二十四歲。而梁漱溟不但沒有大學學歷，且投考北大未錄取，蔡元培只看了他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究元決疑論」，認為他是人才，就在一九一七年請他來校教印度哲學，梁漱溟謙辭。蔡元培堅請說：「你不是愛好哲學的嗎？我自己也是愛好哲學的，我們還有一些愛好哲學的朋友，我這次辦大學，就是要將這些朋友，都引在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麼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研究來學習好了。」梁漱溟深為他的誠懇態度所感動，同意來校教書。

在理科方面，理科學長由夏元瑛續任，蔡元培又陸續聘請了李四光、丁燮林、王星拱、顏任光、劉書華、翁文灝來校任教。

法科方面除王寵惠、羅文幹任講師外，又聘請了王世杰、周鯁生、馬寅初、陶孟和、高一涵、陳啟修等人，一時陣容大盛。

在延攬人才的同時，蔡元培大胆地退聘了一批不稱職的中外教員。蔡元培對於外籍教員，既不盲目排斥，也不盲目推崇，一切以有無真才實學為條件。地質系外籍教師葛利普(Graban)就是長期在北大任教的。蔡元培尤其注意延請世界知名學者到北大講學。一九一九年五月，哲學家杜威曾來北大及各地講學二年。以後，羅素、班樂衛、杜里舒、泰戈爾等相繼來校。北大曾授予其中一部分人如法國數學家班樂衛、里昂大學校長儒班、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以榮譽學位。他還

曾經邀請愛因斯坦和居里夫人來華講學。

一九一九年，蔡元培廢科建系，是一項重要改革，並實行單位制，所謂單位制即後來的學分制。北大於一九一九年實行單位制，規定本科學生讀滿八十個單位即可畢業，其中一半必修，一半選修。選修可以選修外系課程。這樣做，大大提高了學生學習的興趣，增加了自由發揮的能力。

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除上列各項外，還招收女生入校，尤為世人所矚目，成為當時一件大事。當時女子大學教育極不發達，全國只有教會辦的少數幾所女子大學。

蔡元培根據歐美各國的經驗，兼收男女學生，並向記者宣布：「如北京大學明年招生時，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學生，盡可報考，如程度及格，亦可錄取也。」

北大第一個女生名叫王蘭，北大突破男女不同校的慣例，影響遍及全國。雖然學制上並沒有專收男生的明文規定，更無女禁的條文，也談不上開放女禁之事，這僅是元培抓住一個空隙，堵住教育部的嘴罷了。但即使如此還是遭到大總統徐世昌以及張作霖、曹錕等人的反對，主要以男女同校為口實，攻擊北大和蔡元培。終於造成蔡元培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出國考察，以求緩和。

學術水準追上柏林

蔡元培對北大的另一項重大改革，是改變入學限制，推行平民教育。他向來具有教育救國思想，他的理想是要做到人人可以受教育，改變過

去那種只有少數人能讀書的情況。儘管在當時那個社會裏不免流於空想，但是，他在北大的所作所為，仍有一番成績。原來的北京大學，承襲京師大學堂之舊，學生由「老爺」變成了「少爺」，貧寒學生較少。蔡元培改變的方法，一是招生考試從嚴，以考試成績為標準，杜絕無才的纨绔子弟入學，而使成績好的學生得以入學。二是把校門打開，招收合格的旁聽生，到北大聽一二門功課，苦讀上進，其中不乏日後學業有成和事業成功之人。

蔡元培進一步推廣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在北大辦起了校役夜校，為學校工友提供了學習的機會。

他對領導體制加以改革，教授成立評議會，就其實質而言，就是教授治校。評議會由評議員組成，評議員從各科學長及教授中產生，非教授不得當選為評議員，每五名教授選一名評議員，任期一年。校長為評議會議長。在各學系，系主任由教授互選，並分別成立教授會。教務長由各系教授會主任推選。第一任教務長為馬寅初，隨後顧孟餘、胡適均曾擔任此職。還有一個行政會議的組織，由各專門委員會的委員長和教務長、總務長組成，校長兼議長。它是全校最高行政機構和執行機構，成員以教授為限，北大的總務長，長期為蔣夢麟擔任。

上述各項整頓改革，其總目的，是為了提高北京大學的學術水平，培養學生從事學術研究，進而創造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學風。為了這個目的，他主張成立課餘團體，以砥礪學行，提高

修養，一時間，各社團如雨後春筍一樣，應運而生，改變了往昔的沉悶空氣。

但最能反映北大生機勃勃而又起了較大影響的是教授和學生所辦的刊物。這些刊物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對繁榮學術，起了極大的作用。教授辦的刊物，有「新青年」、「每週評論」、「努力週報」、「讀書雜誌」以及保守派的「國故月刊」等，其中以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影響最大。

蔡元培當初邀請陳獨秀到北大之時，陳獨秀曾表示因為在上海辦「新青年」而不能來，蔡元培便主張「新青年」也可移到北京辦理，陳獨秀乃同意來北大任教。陳獨秀到北大後，北大教授錢玄同、胡適、李大釗、劉半農、沈尹默、高一涵等人先後加入「新青年」編輯部，與陳獨秀輪流主編。像魯迅的「狂人日記」就是發表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後來陳獨秀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被捕，釋放後辭去北大職務來到上海，「新青年」也隨之遷到上海出版。但內容已變，成為宣傳共產主義的刊物了。

學生的刊物，以「新潮」影響為最大。新潮社的成員多是北大學文史的學生，主要人物有傅斯年、羅家倫、毛子水、楊振聲、康白情、俞平伯、譚平山、顧頡剛、潘家洵等，其中傅斯年、羅家倫為主要負責人。這本雜誌在反對封建、反禮教、宣揚新文化、鼓吹文學革命、介紹西方文學等方面，起過不小的作用。另一個學生刊物是「國民」雜誌，共有一百多人參加，主要人物有北

大學生鄧中夏、黃日葵、高君宇、許德珩、張國燾等人，只發行四期就停刊了。這些刊物，都與蔡元培有關係。受到他的支持與鼓勵。

經過蔡元培的積極提倡和努力，一個沉寂的舊北大，煥然一新，變成生氣盎然的新北大，新思想、新潮流應運而生。他領導下的北大，不只成為名符其實的全國最高學府，也成了新文化的策源地。這一切，取決於他那氣度宏偉的兼容並包思想。他曾經這樣闡述他的兼容並包思想，他說：

「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禮記·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亦然，官體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剛柔也，若相反而實相成。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科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蔡元培的兼容並包，就是包含着古今中外。他是從舊學營壘中走出來的人，但却不斷接受西方思想，崇尚民主自由，他的畢生所述，在於融合中西，創立符合中國實際的新文化。兼容並包並不是無所選擇，恰恰是通過比較和競賽，方能作出合理的取捨。

蔡元培曾長期在德國，對於大學的觀念，深受十九世紀初建立柏林大學的馮波德（Wilhelm Von Humboldt）和柏林大學當時一般學者的影響，主張學術研究自由。他辦大學是以柏林大學為榜樣的。他在紀念北大建校二十週年會上說：他希望北大將來與柏林大學不相上下。

倡言美化改造社會

北大因提倡學術自由，頗為守舊人物和政府所厭惡，被視為鼓吹異端邪說。

新舊文化發生了衝突，產生了激戰，蔡元培首當其衝，他為提倡和捍衛新文化而奮鬥，其志堅強。舊思想和舊文化的總代表，實際是北洋政府。在北洋政府和頑固守舊勢力的合力圍攻下，北京大學處於風雨飄搖中。蔡元培一面是毅然奮鬥，一面準備在不可為時，作引退之計。

自一九一七年一月到一九二七年七月，他任北京大學校長十年有半。實際他在校期間不過五年半。在此十年半中，他前後辭校長之職，至少有七次。

他的辭職多屬抗議性質。例如張勳復辟他就抗議辭職。對北京政府而言，非常忌恨他，總想撤換而又不可，甚至不敢張揚出去，蔡元培多次自動辭職，北京政府也不敢批准。說明正氣所在，人心所向，北京政府無可奈何。

五四運動後，北洋政府更恨他，於一九二〇年十月，他決定出國。他這次出國的背景，在他的日記中寫到：「這時候張作霖、曹錕等，深不以我為然，尤於北大男女同學一點，引為口實。」

李君石曾為緩和此種摩擦起見，運動政府，派我往歐洲考察教育及學術研究機關狀況。」

他於十二月下旬抵達法國，不幸的是他到巴黎的第二天，夫人黃仲玉病逝北京，一九二一年一月九日他在瑞士得到這一噩耗，十分悲痛，並寫了「祭亡妻黃仲玉」一文，情真意切，讀之也哀。

蔡元培此次出國，先到法國，後到德國，並到奧地利、匈牙利、瑞士、義大利、荷蘭、英國、丹麥，再轉法國，最後到美國，於八月二十九日離美國經日本回國。

蔡元培回國後，在北大新學期中講授「美學」，同年六月，他發表「美育的實施方法」，系統地提出美育教育的實施方法和步驟。他提出用美學來美化、改造社會。

抗拒黑暗政治蹂躪

一九二二年五月，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打敗奉系軍閥張作霖，奪取了中央政權，數月間，政治更形黑暗，教育事業處於風雨飄搖中。十一月，政客彭允彝被任命為張紹曾內閣教育總長。

消息傳出，教育界及學生極力反對。一九二三年初，在北大師生倡議下，北京學聯發表宣言，拒絕彭允彝為教育總長。大總統黎元洪下令「嚴行整頓學風」，教育部下令禁止學生請願。就在此時，蔡元培呈請辭職。

蔡元培此次辭職，目標非常明確，就是反對蹂躪人權，反對黑暗政治，是他歷次辭職中，最富有鬥爭意義的一次。

蔡元培的辭職，還有更深一層的意思，即對曹錕賄選總統表示反對。在辭職消息刊登之時，蔡元培即悄然赴天津暫住，然後於四月初到上海。報紙盛傳曹錕電請政府查辦蔡元培，但北洋政府囿於教育界和學生挽留蔡元培的聲勢，不敢接受他的辭職。北洋政府已正式任命彭允彝為教育總長，學生驅彭挽蔡的運動繼續開展，並得到全國各地學生的響應。

蔡元培為了表示他的決心，他堅決不回學校了，他於七月再次出國。

出國前，蔡元培第三次結婚，他提出的擇偶條件是：(一)原有相當認識；(二)年齡略大，最好原來會抱獨身主義者；(三)熟諳英文而能為研究助手者。蔡元培本來對前愛國女學生周峻有好感，請徐仲可夫人介紹，得到女方同意，遂於七月十日在蘇州結婚。周峻是反清革命女志士，讀書時起名怒清，足見她對清朝的態度。

七月二十日，蔡元培偕新夫人及女威廉、子柏齡，由上海乘船出國。這次在國外，共住兩年四個月時間。他先住比利時，夫人和威廉入布魯塞爾美術學校學習藝術，柏齡入比國勞動大學學工藝。一九二四年春，偕同夫人及威廉移居法國，夫人入巴黎美術專科學校學習，威廉入里昂美術專科學校學習，柏齡在比國學習。蔡元培一面從事著述，一面協助李石曾、吳稚暉辦理華法教育會及里昂中法大學事務。這年四月，他曾赴英國，交涉退回庚子賠款應退餘額用以辦學事宜。八月，應北京政府教育部委託，曾去荷蘭及瑞典出席國際民族學會會議，撰有論文一篇。在會上

，遇見萊比錫大學同學德人但采爾。但采爾說漢堡民族博物館資料豐富，勸他到漢堡研究。蔡元培遂於十一月份赴德國，入漢堡大學研究民族學。現在北京大學檔案中，有一封他於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從德國寫給北大評議會一封信，當時北大催他回國，他回信請求評議會同意在暑假後再續假一年，並希望仍以教授資格領取薪水，以便留歐，完成學業。信中表示了年近六旬的人殷殷求學之心，希望學有所成，才不辜負學校特別優待之盛意。一九二五年七月，蔡元培曾赴英國參加世界教育聯合會第二次大會。一九二六年二月，教育部電請他回國。

就在蔡元培回國的前一年，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因病逝世。他作挽聯說：「是中國自由神，三民主權，推翻歷史數千年專制之局；願吾儕後死者，齊心協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蔡元培這次出國，是北大准假，因為他提出辭職要求，並未獲准。當他一九二六年二月回到上海時，他繼續提出辭職。終因北大師生和北京國立九校懇切挽留未能實現。

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十年，是北京大學史上光輝的十年，也是中國教育史上光輝的十年，更是蔡元培光輝的十年。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蔡元培授印，由胡漢民接受。從此以後，蔡元培歷任南京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各種高級職務。他曾擔任的職務有：國民政府委員及常務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

、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中央監察委員，還代理王寵惠為司法部長。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由於身體關係，不能參加更多的救亡工作，但精神昂揚，擔任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國際宣傳委員會委員，領銜全國大學校長、教授宣言，控訴日本破壞我國文化機關罪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蔡元培因身體衰弱由丁燮林及妻弟周子競陪同，去香港養病，先住在王雲五所主持的商務印書館印刷廠臨時宿舍裏，一九三八年二月，其夫人偕子女到港時，乃搬至九龍柯士甸道。蔡元培在港化名周子余，深居簡出，有時攜兒女出外散步，回家則閉門讀書。他目力漸衰，仍不廢讀，書多從王雲五那裏借來。蔡元培家庭極為和睦融洽。夫妻互相尊重體諒。夫人擅長油畫，早年曾為蔡元培畫像。

一九四〇年三月四日蔡元培一早突感頭暈，口吐鮮血，急送養和醫院，疑為胃潰瘍復發，經

搶救無效，於五日上午九時與世長辭。

蔡元培的一生是為科學救國而奔走，畢生致力於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在大學內，他提倡科學，注重理科。對社會上的重要科學團體，都以扶植，他培育了不少科學家。科學與教育，是他一生中兩大事業，在長中央研究院以前，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教育上。長中央研究院以後，又專心於科學事業。

他的卓越貢獻，中共近年來也不得不承認，本來在北大，用子民命名的圖書館都被中共取銷了。中共對外開放後，於一九八〇年三月五日在北平隆重舉行了蔡元培四十週年紀念大會，會議由宋慶齡主持。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又將他的銅像安放在他辛勤哺育過的北京大學裏。希望中共這些舉動不是為了統戰目的，而是真心實意地學習蔡元培為民主、為自由、為科學奮鬥的一生，使中國大陸真正走上民主、自由富強康樂的道路——中共唯一的道路。（全文完）

聖文 叢書 民國人物新傳 定價新臺幣叁百元 費雲文 著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